



工農之聲



山林振佛柔工黨

士古來五間

三支部聯合出版

211, Gelang Patah, Johor.

刊首語

"工農之聲"終於突破重重困難和同志們見面了，這是黨的一件喜事。

"工農之聲"誕生的時刻，是正當全世界處於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歷史階段，是正當國際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歷史階段。目前，以全世界人民為一方，以美帝為首的反動勢力為另一方正在越南問題上展開激烈的搏鬥，一場援越抗美的革命風暴正在全世界急速形成。被越南人民及世界人民打得焦頭爛額的美帝國主義並不認輸，它繼續瘋狂地在越南南方大肆增兵，對越南北方進行狂轟濫炸，並且陰謀策劃把戰爭擴大到中國領土，挑起一場亞洲大戰。配合着這一陰謀，美帝國主義又積極地在部署後備基地，到目前為止，美帝國主義已經在馬來亞做了相當多的準備，我們的祖國日益愈日地淪為美帝的軍事基地，成為侵略越南兄弟的後方。作為馬來亞的愛國者，我們應該認真對待美帝的動向。在美帝發動全面戰爭之前，必須積極展開援越抗美的鬥爭，作好思想準備，這樣在美帝果真燃起不義戰爭的戰火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在反美鬥爭中做出更積極的貢獻。

"工農之聲"將高舉援越抗美的鮮紅旗幟前進！

"工農之聲"誕生的時刻，也正是正當我國國內階級鬥爭日趨尖銳的時刻，更是正當左翼隊伍中正確的路綫，同右傾機會主義路綫進行激烈鬥爭的時期，我們全體愛國戰士全有義務深入理解國內局勢的發展。幾年來，東姑，李光耀傀儡集團一方面恣意剝奪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訂立一個又一個法西斯法令，限制人民的政治活動範圍，另一方面在暗裡明里大力擴大和加強暴力機關，向人民展開越來越殘暴的鎮壓，與此同時，反動政權為了應付擴軍備戰反共反人民的需要，抽丁增稅的措施接二連三壓在人民身上。各階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反動政權和人民的矛盾上升到更尖銳的階段。這種局面的出現，要求我黨必須英勇領導人民起來展開群眾性的鬥爭，打出一條出路。但是，一些佔據我國一部份左翼群眾組織及政黨的領導人，却採取了妥協的立場成為十足的議會迷，他們篡改了左翼一路來的鬥爭原則，取消許多重要政策方針跟着他們走，永遠翻不了身的。他們的右傾立場的路綫，遭到廣大要革命的左翼群眾所反擊是必然的事情。目前，這一場反右傾立革命的鬥爭正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各地熱烈進行着。許多地方的幹部自覺自動地掀起肅清右傾思想的鬥爭熱潮，並且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然而，由於長期以來右傾機會主義者大量散播錯誤言論，不少幹部及群眾受到很深的影響，一時還不能看清右傾路綫的本質也看不清它的危害性，因此這些幹部及群眾仍然徘徊不定。我們的重大任務之一，就是要通過各種方法使這些同志們走向真正的、通向解放的正確路綫。

因此，"工農之聲"不僅要高舉反"大馬"的戰鬥旗幟，也要高舉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偉大紅旗，毫不留情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為捍衛左派的革命立場，為完成民族民主運動，為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而奮鬥到底！

對於出版工作，我們是從頭學起的，許多缺點有待同志們指出，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有待同志們提出。我們相信，同志們一定會珍惜它，愛護它，捍衛它！



誰是分裂主義者？

★柔佛州五支部評第九屆全柔代表大會★ 暨報告書

在此，我們要嚴正申明我們五支部對於黨第九屆全柔代表大會的態度和立場。我們願意提出我們的觀點和看法，並且擺事實，講道理，以明確大會分裂的原因及當前左翼內部分歧的真正根源。我們願意提醒那些高踞領導，現在正執意孤行錯誤路線的人，並且希望他們及時檢討，糾正錯誤。

對於那些高踞領導，犯上嚴重錯誤的同志所給予我們的許多“帽子”，我們一概不受。他們儘可以叫嚷說什麼我們“破壞紀律”，“破壞民主集中制”；但事實可以證明，這一切的指責完全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到底誰正在幹這些勾當呢？不是別人，正是他們。他們給我們的“帽子”，套不上我們的頭，這些“帽子”相反的倒適用於他們！我們奉勸這些先生們，把帽子留着自己用吧！

我們完全不同意那些高踞領導，犯上嚴重錯誤的同志對當前左翼內部分歧的“分析”。我們完全不同意他們不顧廣大幹部意見，不以反殖鬥爭利益辦事的作法。我們完全不同意他們現在所執行或準備擴大執行的錯誤路線；因為這些看法做法根本違背了反帝反殖的原則，根本乖離了馬來亞人民的鬥爭方向。

那些高踞領導的人，有計劃，有系統的提出了他們一整套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給自己按上了“正確”，“善于鬥爭”種種漂亮的形容詞，並且聲辯什麼“目的純正”，“向運動負責”等等，來掩飾他們所幹下的錯誤。另一方面，他們却大肆對那些反對他們犯錯誤的同志作惡意的攻擊；說什麼反對他們犯錯誤的同志是“冒失鬼”，是“滲透份子”；說什麼反右傾機會主義是“急躁反而會壞大事不是好的作為”，並且惡吓說什麼如果在“敵人伸手可及”的情況下，整一些壞，存一些好的份子“將使好的‘冷藏’在華都牙也或漳宜去吃風”；胡亂誣毀攻擊那些反對他們犯錯誤的同志，“亂搬理論”，說什麼他們在“明亮的電燈下”找“靈感”，說什麼這些正確理論放諸馬來亞不準。他們還閉眼大罵那些反對他們的錯誤路線，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形容什麼“赤膊”上陣，“橫冲直撞”；他們一手推掉自己所犯下

的錯誤，反而指責別人把左翼內部搞得“烏烟瘴氣”。

這一切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惡意言論，說明了什麼呢？不是別的，正好是勾画出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形象；正好告訴了人們，誰是真正的分裂主義者。

我們要指出，當前馬來亞左翼內部的分歧是出自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者，拋棄了反殖鬥爭事業的原則，篡改了反殖鬥爭的目標，企圖把反殖鬥爭引向失敗的道路；他們妄想為自己錯誤路線製造輿論，撈取政治資本，因此大放毒藥，大搞分裂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分歧是難免的，分歧的責任完全必須由這一小撮反人民，反左翼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來承擔。至於反對他們犯錯誤，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同志，不但沒有錯，反而是非常對。

那些高踞領導，執意犯錯誤的同志，面對着廣大幹部的反對，到底採取了什麼態度呢？他們有沒有認真的去檢討錯誤呢？他們有沒有真正的去協商一致呢？他們是否要團結呢？

事實可以回答這些問題：沒有。他們在廣大幹部的反對聲中，不但沒有認真的去檢討錯誤，反而採取抵牾的態度，他們充耳不聞來自廣大幹部的正確意見，一意孤行他們的錯誤路線，並且對反對意見加以歪曲。他們叫嚷別人不協商一致，但他們从不耻問題事先公開的放在會議桌上，却偷偷摸摸地先去幹；等到問題出現了，分歧擴大了，他們却迴避真正的問題，採用狡辯詭論，繼而更指責漫罵。像這樣的作法，能叫團結嗎？我們倒要問，他們所談的“團結”是什麼？是不是所謂一團和氣，不向錯誤鬥爭的團結？如果是，同志們是不能接受這樣的團結，因為這樣的團結，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團結，不是鬥爭的團結，是徹頭徹尾機會主義的同流合污，是假團結。我們一點也不能辦到。

當前左翼出現了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就是：正確的，反帝反殖的鬥爭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假反帝假反殖錯誤路線之間的鬥爭。這一場鬥爭，淵源于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因此，它又是一場意識形態

（轉入第三版）

(接自第二版)

的斗争。这场斗争，敌我矛盾是存在的，要不是正确的路线斗掉错误的路线，把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便是错误路线暂时压倒正确路线，使反殖斗争遭受损失和挫折。所以，斗争的客观事实要求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坚决捍卫正确的斗争路线，反对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唯有将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斗掉，左翼内部的分歧才可能解决，反帝反殖的斗争才可能争取到最大的成绩。

因此，我们要声言反对某一些领导者所推行的错误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做，完全基于左翼的斗争利益，完全基于马来亚人民事业的利益，完全为了捍卫正确、革命的斗争路线，使左翼斗争走向胜利的大道，使争取祖国解放能早日实现；我们不像某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指责的那样，要称“万夫莫敌之勇”，我们只据事实讲道理，如果他们不怕事实，不怕道理，我们愿意和他们作更多的论争！

我们要求他们，不要拐弯抹角，不要回避真正的问题。要吗？就老老实实地拿出问题来。不吗？乘早收拾他们的摊位，不要再挂羊头卖狗肉。让我们老实告诉他们：你们的市场越来越小了。广大的干部已开始觉悟，你们被彻底暴露的时日已经不远了。

为了让广大同志们了解第九届全柔代表大会的实际情况，为了使我们的退出会议的正确作法不受歪曲和中伤，也同时为了让广大同志明辨当前左翼内部的思想分歧，我们遂发出这篇文告。

(一)

七月廿四日，党第九届全柔代表大会在居鑾甘榜巴野召开。和历届大会一样，这是党卅分部的重大集会，是柔州全体同志一年来斗争的总结时刻。全柔同志都希望看到这次大会，能给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作出一定的贡献，能给党的团结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事实和同志们所期望的完全相反，这一届的代表大会竟在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成为分裂大会，这对于有责任感的同志来说，不能不是一件遗憾的事。

大会召开至半途，把持会议的某些领导人向会议分发了一份“常年工作报告书”。在这一份报告书中，其中就有一篇署题为“局势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的文章。这篇文章分四部份，第一部份至第三部份，内容重心是放在综论国际局势和国内反美斗争方面；第四部份则把主要内容放在当前左翼内部的分歧上。

像这样一篇讨论重大问题尤其是含有争论性的文章，按照正常和一贯的作法，应该事先让支部或行政区代表充份研究和阅读，然后，提给大会讨论方有通过的机

会。可是，这份“报告书”不但没让会议同志事先看过，连在讨论时，支部代表的发言权也被剥夺掉。这样的作法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协商一致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当出席会议的代表，严正地指出这篇文章的观点完全不正确及含有严重的分裂性时，作为会议把持者的某些领导者，并不虚心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反而起来为这篇文章辩护，说什么这是一篇“不失其有价值”的好文章，说什么它的“观点正确”。并且想藉此鼓动其他代表来为它作辩护。过后，更为了粉饰他们的“民主”和“公正”，终于，宣布休会五分钟作为“协商”和“交换意见”。但很奇怪，

当会议重开时，大会把持者却宣布支部代表不能发言，仅让区代表讲话。这真是空前未有的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作法。我们不禁要问，连正式代表都不准发言，这还成会议吗？难道他们有提出错误的权利，别人就没有驳斥错误的权利吗？难道他们自己许下错误，别人也得跟着他们幹错误吗？我们要问问他们，他们把代表大会当成什么？他们把代表看成什么？他们经常强调“民主集中制”、“协商一致”的精神又跑到那里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代表大会完全陷入分裂的境况；我们的努力并没有使大会改变过来。眼看这些高踞领导者，不顾后果，不顾左翼团结，固执要执行错误路线，并且还将误导会议，当作他们投机的“踏脚石”，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坚持原则。我们不能眼看会议被误导，我们不愿跟着他们犯下错误，我们更不能和他们的分裂活动拉上关系，因此，我们被迫退出大会。

我们的退出大会，完全是他们破坏协商一致，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左翼斗争团结下的结果。我们的退出大会，完全在于明确我们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在于照顾左翼的战斗团结，在于抗议这些高踞领导者的所作所为。

我们要重申：我们不同意这些高踞领导者在毫无协商的情况下提出“局势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这样一篇含有毒素的分裂性文章，我们不同意他们在文章中对左翼内部分歧的全部“分析”，我们严正表明，我们和他们的一切分裂活动没有一丝毫的关系。

我们要奉劝这些执迷不悟的人，你们所幹的错误，已严重地伤害到左翼斗争的团结，你们所幹的错误，已直接地损害马来亚人民斗争的利益；这一切责任，你们是逃脱不了的；我们恳切希望这些人，洗心革面，回头是岸，历史的批判从来是不留情的！

(转入第四版)

(接自第三版)

我們也要正地指出：“局勢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這篇分裂性文章的被提出，並不是偶然的，也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它的被提出和今天左翼內部思想分歧是分不開的，它的被提出的意圖也是明顯不過的。只要人們讀過這篇文章，就會清楚它到底所販賣的是什麼貨色。

我們說，這是一篇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文章。這篇文章的言論雖沒有提及具體的鬥爭問題，但卻拐彎抹角地為右傾機會主義者打掩護，製造輿論，企圖開脫右傾機會主義者所曾幹下的種種錯誤；一手遮掉錯誤，一手把錯誤推給別人。像這種拙劣的手法，正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實技。他們妄想通過這篇文章來歪曲今天左翼內部分歧的實質；妄想通過這篇文章來破壞今天左翼所開展的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鬥爭。他們以為，只要會議通過，便可招搖過市，嚴然冠上“代表性”的名堂，欺騙幹部、欺騙人民；並藉此擴大執行他們的錯誤路線。他們以為，圓圓滑滑，偷偷摸摸，便可過關，便可告功。但客觀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他們的一切陰謀是不會得逞的；廣大左翼幹部終將清醒，鬥爭的勝利是任何右傾者所不能阻止的。

(一)

公開的爭辯本來並不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但事實就如我們曾指出過的一樣：今天的分歧，是右傾機會主義者一手造成的；他們首先打開了爭辯的大門，首先破壞了協商一致的原則，這就迫使我們不能不和他們展開思想鬥爭。

我們完全認為思想鬥爭是好事，不是坏事。那些否定思想矛盾、害怕思想鬥爭的人，首先在思想上打個大敗仗。右傾機會主義者正是否定思想矛盾，害怕思想鬥爭的人，因為他們自己知道在思想鬥爭中他們是站不穩，立不住的。所以他們經常，尽可能迴避一切問題，大叫不好整掉右傾思想。

讓我們再批判“局勢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這篇文章，因為這篇文章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言論。這篇文章被某些高踞要職的領導人奉為至寶，而且散播到幹部手中。正由於他們大肆散播這些右傾言論，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必要的行動來消除錯誤言論，並提出真正問題以明辯是非。

在“局勢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這篇文章中，第四部份標上了“當前左翼陣營內的一些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標題。事實上，當前左翼陣營內部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關係到左翼鬥爭基本路線的問題，關係到馬來亞人民的鬥爭利益問題，關係到人民鬥爭是否取得勝利的問題。對待這些問題任何態度上的草率，

含糊是不允許存在的；我們非常歡迎同志們從正確的態度，科學的分析來共同解決這些問題，但我們却反對某些人藉這些問題，運用錯誤觀點來大作文章，大投其機。

“局勢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這篇文章的執筆人正嚴重地犯上沒有正確的態度，科學的分析來面對左翼內部的分歧問題；而代以十分拙劣的“分析”，運用錯誤的觀點，草率 and 含糊地來對待這些問題。作者不但抹煞掉右傾機會主義在左翼內部的危害實況，反而大肆漫罵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正確作法。對於這些“分析”我們除了不敢領教之外，還準備作正面反駁。

文章中，作者運用了非常大的力氣，重複着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謊言，他為了替右傾機會主義者打掩護，賣廣告，竟把今天所出現的原則性分歧中說成是因為“每個人或個別的領導者由於出身、生活環境，所受的教育以及經歷不同，而提出的對解決當前局勢發展所導致的結果的問題上，方法上有着某些不同點，因而引起了爭論……”。並且再三強調這些分歧只不过是“民族民主運動中的一些策略問題”、“方法上有着某些不同點”或“不同意見”、“在個別問題上，或許犯上偏差”等等。作者更大大讚揚他們說：“這是抱有強烈責任感”、“是向運動負責”、是什麼“自覺自發”的要求，而且又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把右傾機會主義者所幹的坏事稱為“好事”。

事實果真像他們所說那樣嗎？果真左翼分歧僅僅是方法上的不同嗎？僅僅是意見上的爭論嗎？我們要問：在對待星洲假“獨立”的問題上，某些領導人認為不承認星洲的“獨立”是講不過去的或說爭論星洲“獨立”的真假是“無關痛癢（病部）”，是不關重要的。像這樣的觀點和言論在客觀上不已經幫了帝國主義的一個大忙，迎合他們“分而治之”的口味，這能說成只是方法上的不同嗎？只是意見上的爭論嗎？在對待兄弟黨的關係上，不願同志的反對，指示支部不得與兄弟黨有組織上的聯繫，不願國民議會黨的存在而獨自解散社陣，破壞了兄弟黨之間一向來的團結合作。而另一方面却頻向社會主義政黨瞞眼、送秋波，大搞所謂“聯合陣綫”這一切行動完全違反了黨和左翼一貫反帝反殖的立場和原則，這能說是方法上的不同嗎？僅是意見的爭論嗎？廣大幹部在這些問題上，堅持左翼鬥爭原則，要求這些領導人放棄右傾路線，樹立正確鬥爭路線，難道僅是方法上或意見上的爭論嗎？

文章說，對於分歧如果“採用了不正

(轉入第五版)

(接自第四版)

確態度來對待，解決它，定必產生了可怕的惡果”。我們要問，整掉右傾機會主義，批判錯誤路線，樹立正確鬥爭路線，有可能產生“可怕的惡果”嗎？難道讓右傾機會主義繼續危害左翼，誤導人民，把反殖鬥爭帶向挫折損失反而不是“可怕的惡果”？我們覺的奇怪的是，這些先生們到底打着什麼樣的主意？

文章又說，“由于爭論，見解不同的範圍會加大加深，這種結果往往會被黨內的滲透份子加以宣染和誇大，甚至設法以製造幹部間情感上的不和，甚至將這些紛爭，引到黨內分裂的途徑……”我們要問，這種論調的居心何在？根據他們的邏輯，則黨內永遠不要思想鬥爭！我們要指出，黨內潛在滲透份子的可能性隨時是存在的，這些滲透份子利用黨內分歧，擴大差異，製造混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問題是不是因此我們就應該降低鬥爭原則，去迎合某種錯誤路線呢？是不是因此我們就得三緘其口，對錯誤不發一言呢？是不是我們必須因此而拋掉思想鬥爭，不要去維護正確鬥爭路線呢？說這些話的先生們，要不是常識淺薄，就是有意要嚇唬別人。

我們要指出，儘管真有“滲透份子”進行破壞活動，但廣大的幹部是有智慧，有明辨是非能力的；他們的活動，是不能騙人的，廣大的幹部終會把他們一個個揪出來，拋出去。這點，說這些話的先生們，儘可不必因此惶惶終日。

這篇文章除了不承認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左翼陣營內的毒草，反而堂而皇之提出“內部問題以磋商方式予以解決”的幌子，他們妄以為如此便可以用“磋商”來代替團結，以為如此一來，便可蒙蔽幹部的眼睛，堵住反對他們的口。但是，這些先生們是錯了。因為，思想鬥爭根本就是

內部鬥爭，就是解決內部矛盾的一種方式。“磋商”不是我們不要而是他們首先破壞了，團結不是我們不要，但團結必須要有原則，沒有原則，不求鬥爭的團結我們不要。

文章惡意地攻擊那些反對他們犯錯誤的同志，把他們形容成“逆流”，說什麼“他們在左翼營壘中，製成敵我鬥爭的氣氛，以強大的火力集中射在自己人的身上……等等，諸如此類的論調，極盡歪曲顛倒的能事。

我們得着重指出：今天馬來亞正在開展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鬥爭，完全是馬來亞客觀鬥爭形勢所造成的，這一事實，任何人都不能否認，也抹煞不了。在開展這一項鬥爭時，矛頭是指向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對於那些堅持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頑固份子，我們決不放鬆鬥爭；對於那

些曾犯上右傾錯誤但已覺悟並承認錯誤的同志，我們採用爭取團結的方法。我們決不會像某些右傾機會主義者所胡亂指責的那樣，作無原則的批評。我們認為，唯有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鬥爭，徹底消滅右傾思想，左翼內部的分歧才有可能解決，左翼戰鬥團結才不致于受到破壞，馬來亞人民反帝、反殖、反“大馬”的鬥爭才有可能取得更輝煌的成績，馬來亞人民擺脫帝國主義統治，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願望才有可能獲得早日實現。

我們完全認為，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鬥爭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壞事。思想矛盾必須以鬥爭來解決。任何否定思想矛盾，或明知存在矛盾而害怕鬥爭的想法和作法都是錯誤的。我們指出“局勢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這篇文章中對左翼內部分歧的分析是完全錯誤的，其道理正是如此。因為，這篇文章，根本否定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和正確思想鬥爭的矛盾，根本否定了思想鬥爭會促進鬥爭向前發展，使幹部提高覺悟的事實。他們把思想鬥爭貶為不必要，他們這種看法和做法，只不過是害怕被暴露被批判，他們妄想通過壓制言論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讓我們告訴他們：殺了公雞並不能阻止天亮。真理是不會被埋沒的，歷史終將證明這一點。

(三)

當前左翼的內部分歧，我們已再三指出過，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

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進一步擴大和危害，使到左翼內部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團結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左翼鬥爭步伐呈現了混亂和不一致的現象。正由于如此，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是完全正確和及時的。

在對待許多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由于右傾機會主義者並不基于人民的利益為出發，由于他們不敢藐視敵人，不敢和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因此他們處處求妥協，處處講投機。他們宣揚着和強調着“善于鬥爭”，但卻拋掉基本原則。他們濫叫鬥爭的所謂“靈活性”，但卻違背了鬥爭的目標。凡此種種，事實很多，不一而足。

在組織上，右傾機會主義者大搞分裂活動，他們並不以左翼鬥爭團結為依歸，反而大造分裂左翼的言論，大搞其宗派集團。在行動上，右傾機會主義者自己不敢鬥爭，却要反對別人鬥爭，他們已成為群眾的尾巴主義。此種事實也並不缺乏。

我們要嚴正申明：我們不能容忍那些高踞領導人的錯誤行動。我們退出會議的作法完全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將分裂性言論帶入大會的作法是對的，破壞民主集中

(轉入第九版)

向右傾機會主義



——鬥爭！

——給柔佛州所有左翼人士——

★一群工友★

(一)

馬來亞勞工黨麻坡行政區，最近發表一篇題為“我們對反對黨聯合陣綫問題的基本認識”的意見書，傾全力支持以魏利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層的“聯合陣綫”。意見書長達萬言，[洋洋大觀]，極盡筆墨能事，為魏利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充當辯護士，公然替投機反動政黨塗脂抹粉；製造幻想，企圖轉移群眾鬥爭目標。意見書自詡是用“階級分析法”看待“聯合陣綫”，事實上是閹割革命理論的革命實質，用革命字眼做掩護，灌輸其反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

由於勞工黨柔佛州分部黨訊對該意見書讚賞備至，大加推荐，全文刊載，我們覺得也有必要進行公開揭露。因為，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存在，是馬來亞民族民主運動向前發展的嚴重阻礙力，不徹底剷除任何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路線，就無法在我們鬥爭隊伍中樹立起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就無法戰勝英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取得民族民主運動最後勝利。所以，今天，馬來亞的每一個愛國者，每一個反帝戰士都有不可推却的責任，在馬來亞的各個角落，向着潛伏的、公開暴露了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這是一場具有嚴重意義的思想戰綫的尖銳鬥爭。我們願在此呼吁，柔佛州全體左翼運動者行動起來的嚴肅的檢查鬥爭行列，把一切隱藏在黨內外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徹底清除，朝向正確的鬥爭方向英勇前進吧！

(二)

如果要說是對聯合陣綫”問題的基本認識來看，我們必須指出，意見書若不是對“聯合陣綫”缺乏基本認識，那麼，就

是有意掩蓋最根本最原則的東西，不讓群眾認識，以期欺騙群眾，推行其右傾機會主義產物的“聯合陣綫”。

意見書立論諸多謊謬幼稚，只要我們稍加研究，不難識破。現在，僅就幾個主要方面，提出我們的看法

(一)“聯合陣綫”是所有革命階級，為了最大限度孤立最主要的敵人，打倒最主要的壓迫者的革命統一戰綫。所以，聯合陣綫是打倒主要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這個聯合，絕不是烏合，是有原則，有領導，有基礎的聯合。

當前，馬來亞各民族人民最大的壓迫者是英美帝國主義者及其本地代理人，拉曼集團和李光耀集團。馬來亞人民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打倒這個壓迫勢力，一則鬥爭的展開，必須為實現這個最主要的任務服務。

“馬來西亞”是新殖民主義產物，對“馬來西亞”抱什麼態度，是馬來亞所有的政黨，(階級)，愛國人士是否真正反帝國主義的一項試金石。不是粉碎“馬來西亞”抱殘是親“馬來西亞”，此外，絕不可能有第三種態度。所以，對馬來亞人民來說，當前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鬥爭，具體說現在粉碎“馬來西亞”的鬥爭

因此，現階段統一戰綫，首先就必須

(轉入第七版)

(接自第六版)

是爲了反英美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粉碎“馬來西亞”，實現馬來亞的真正獨立、民主、統一。

如果聯合陣綫不是以此爲最低鬥爭綱領，不是爲了實現上述目標而服務，那麼，搞聯合陣綫到底爲了什麼？

勞工黨和進步黨的四條“最低綱領”，完全沒有爲上述最低鬥爭綱領服務，完全不能促進反英美帝國主義粉碎“馬來西亞”實現祖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鬥爭，反而把我們當前鮮明的鬥爭目標模糊了。這四條綱領不僅應當加以否定，而且必須否定。

爲什麼意見書不提出“在美英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粉碎新殖民主義產物的‘馬來西亞’的大原則下，和一切願意反對帝國主義，粉碎‘馬來西亞’的力量和人士合作，反而提出[‘反聯盟、反壓制’大前提下團結起來]的口號？這樣，行動黨表面上也‘反聯盟、反壓制’，難道我們也要和他聯合嗎？脫離了反美英帝國主義，反‘馬來西亞’的原則立場，大談爭民主是不正確的。那不是誤導群眾，使群眾以爲不用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勢力，只要爭取民主就行了嗎？這不是欺騙群眾？是不是因爲進行黨是親‘馬來西亞’團總成員之一，就不敢提出粉碎‘馬來西亞’這個原則立場來衡量它有多少‘進步性’？魏利煌及其追隨者背離了反帝反‘馬來西亞’的基本原則立場，來搞‘聯合陣綫’到底想把群眾帶到什麼方向去？

(二) 當前聯合陣綫必須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在工農階級聯盟的基礎上，團結城市知識份子及其他革命群眾的反帝國主義，粉碎“馬來西亞”的聯合陣綫。

我們不明白爲什麼意見書一字不提聯合陣綫的基礎——工農聯盟問題，不對工農聯盟的建立和鞏固提供意見，反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三重性大感興趣，以爲“目前主要的問題就是在於我們如何爭取和發揮進步黨內對現狀不滿和反聯盟的進步一面”恰恰相反，我們認爲當前最主要的

問題，是在於傾全力開展農運，爲工農聯盟的建立和鞏固而努力，難道不是這樣嗎？爲什麼要轉移這個正確努力方向，而要誤導群眾去追求那不切實際的幻想？

關於對民族資產階級應抱什麼態度問題，我們願在此提出我們的意見，並希望麻坡行政區負責人能及時糾正他們在這方面的錯誤。他們談了很多，“對進步黨內開明力量抱團結還是排擠的態度，對非工農階級的開明力量抱團結還是排擠的態度？就是我們研究聯合陣綫問題的實質所在。”“是不是說：今天有其他政黨和民主開明人士有誠心加入反聯盟、反獨裁，爭民主的行列時，由於它不是工農階層，我們就可以把它拒之千里之外？”

我們總覺得他們喜歡故意歪曲別人正確的主張和看法，以便証明他們是唯一正確的。同時他們這一說法，却剛好反映出他們對聯合陣綫問題，認識是那麼膚淺、幼稚——可以說是一知半解。

在許多文章裡，已經有不少同志，

不止一次闡明統一戰綫是由工人階級領導，工農階級聯盟爲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聯合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切願意反帝國主義力量和人士。我們請問：有什麼人主張排擠非工農階級參加反帝國主義聯合陣綫？

目前，勞工黨各級領導層有許多不也是非工農階級，只要他們能真心誠意站在反殖立場，爲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粉碎“馬來西亞”的偉大事業貢獻力量，我們一定願意和他合作，反之，如果沒有上述立場的人，即使他是“工農階級”，他們也不願意和他合作。

對於城市小資產階級份子，如知識份子、學生、小販、小商人等。我們不僅承認他們在反帝國主義，粉碎“馬來西亞”的鬥爭中，能扮演積極角色，而且，我們十分重視開展學運、文化運動、小販反壓迫、商人反增稅鬥爭，正是這些進步運動的發展，這些運動，結合工農的鬥爭，才能更有效的打擊頑固勢力，爭取中間派。

(轉入第八版)

(接自第七版)

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雙重性的看法是：由於在殖民地社會，民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也受帝國主義壟斷集團的壓迫不能發展，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帝國主義和其上層官僚買辦階級份子的壓迫，從這一點意義上說，民族資產階級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有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可能。而我們也只可能在反對帝國主義這一點上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因為，作為一個剝削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廣大工農階級有着矛盾對立，這個矛盾對立的尖銳性和敵對性，僅在國內存在着帝國主義統治勢力的條件下，才降居於次要地位。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就會把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步性”誇大，絕對化，也會唱出勞資合作的調子來。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有某種程度的反帝國主義的進步性，但也只有在某些時期才可能參加反帝鬥爭，而不是始終都能成為反帝統一戰線的成員和參加者。反之，在某種條件下，它可能完全投靠帝國主義，成為鎮壓工農進步運動的助手；或者對反帝鬥爭抱觀望態度。所以，對於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當作反帝統一戰線的基本成員來對待，不弄清這一點，將會產生錯誤的政策，和不切實際的幻想。所以，不分條件，時期，時時照顧爭取民族資產階級，或不惜降低原則立場，放棄領導，遷就其口味，迎合資產階級的需要，謀求建立一個形式或包括民族資產階級的所謂“聯合陣線”正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體現。目前魏利煌所幹的就是這一套，而麻坡行政區負責人盲目追隨這一套是十分令人可悲的。

(三) 對於進步黨，自成立至今，從未有絲毫反帝、反殖表現，我們覺得麻坡行政區的意見書企圖“賦於”進步性，這種做法實在太荒唐。我們看到不過是它利用種族情緒，玩弄種族，挑撥離間的手段，投機言論和行動吧了。我們也不以為進步黨的綱領有那一點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它有沒有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軍事、政治侵略勢力，為建立馬來亞的國民經濟而作任何努力！

事實上，進步黨充其量也不過是馬來

亞“憲制”條件下兩偽民主產物，是一批妄想騙取選票，以期騎在人民頭上做官抓政權的資產階級投機政客吧了。它從成立至今，完全得不到廣大工農群眾的支持，已日趨名存實亡了。我們不明白魏利煌及其追隨者，為什麼還賣這麼大的力氣來救它一把？還要在它垂死的醜惡面兒上塗脂抹粉，硬要人民再擁護它？！進步黨會遭受群眾的唾棄，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它連最基本的進步氣味——反對帝國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它和我們反帝、反殖人民有那一處是有“共同點”？恰恰相反，它是殖民主義——“馬來西亞”的擁護者，他拿什麼和我們“聯合”？

進步黨在不損帝國主義根本利益，不傷“馬來西亞”新殖民主義要害的前提下，唱几首“爭民主”的調子，不外是騙取選票，利用人民的不滿，以達到他們“撈一把”的目的，這和蒂凡那之流有那一點不相同？魏利煌及其在麻坡的追隨者為什麼不願把這個真相，進步黨這個投機反動本質老老實實告訴人民，反而千方百計要來美化它，誤導群眾對進步黨產生幻想？

進步黨的大肆強調列“華文為官方語文”，正是它投機取巧，騙取選票的具體表現；也是狂妄玩弄種族主義的手段，不值得我們讚揚叫“好！”大加支持的。關於語文問題，我們認為應是各民族平等，在各級議會機關應爭取實行多種語文制。除此之外，任何主張都會上帝國主義及其反動派語文政策的當，引起種族之間猜疑不滿。

所以，我們認為，廣大黨員群眾不能接受和進步黨搞“聯合陣線”，完全不是什麼“感情上轉不過來”的問題，而是進步黨投機，反動的本質被廣大的群眾所看破。如果要使目前還受進步黨蒙騙和誤導的群眾，脫離其影響，只有加強和壯大人民反帝、反“馬來西亞”的鬥爭，更徹底暴露進步黨的投機反動本質，使群眾回到反帝鬥爭。除此，是沒有其他捷徑的。

(三)

(轉入第九版)



(對 口 詞)

甲：萬惡美帝，
乙：橫蠻無理，
甲：派遣軍隊，
乙：屠殺越南兄弟，
甲：強盜行為卑鄙，
乙：憤怒之聲遍地起，
甲：千萬人同聲抗議，
乙：億萬人振臂疾呼
甲：打倒美帝，打倒美帝，
乙：全球怒聲起，

甲：援越抗美帝，
乙：越南人民志氣壯，
甲：英雄軍隊殲美帝，
乙：聽！戰鬥的號角震天地，
甲：看！獲勝捷報全球飛，
乙：不管美製的什麼型飛機，
甲：槍炮對準它——開火，
乙：定叫它冒火墜平地，
甲：不管什麼樣的軍艦，
乙：瞄準它——開火，
甲：定叫它粉身碎體，
乙：少爺兵魂不附體，
甲：只知跪求上帝！
乙：全球怒聲起，
甲：高舉革命的紅旗，
乙：支援我們的兄弟。
甲：齊心協力援越抗美帝！
乙：□□□□□□□□□□！

(接自第八版)

最後，我們認為，意見書恰好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路線的自白書，而它的謬論却是用“階級分析”觀點很好的偽裝起來的。儘管如此，只要我們能站穩反美英帝國主義，粉碎“馬來西亞”的原則立場，深入進行分析，是可以揭穿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追隨者的醜惡面目。我們熱烈再次呼吁，柔佛州所有的左翼運動者，一切真正反美英帝國主義，粉碎“馬來西亞”的愛國人士行動起來，勇敢的、嚴肅的向自己鬥爭行列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及其追隨者進行鬥爭，為捍衛正確鬥爭路線，奮勇前進，把反帝、反殖、反“馬來西亞”的鬥爭推向新高潮！

(接自第五版)

制，破壞紀律的並不是我們，而正是那些高踞領導人，犯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我們願意提醒他們，及時收回這些言論，及時檢討錯誤，及時糾正錯誤，才是真正向群眾負責，向歷史負責，向鬥爭負責的態度，如果他們要執迷不悟，如果他們還要繼續大搞分裂，則他們將不會有任何好結果的。歷史將不會放過那些破壞鬥爭團結，損害人民鬥爭的人。

五間店支部
邊佳蘭支部
振林山支部
士姑來支部
避蘭東支部

侵入哪里也逃不脫

侵略者的麻鷹惡對惡，
在越南南方被打得粉粉落；
侵入了越南北方，
還是逃不脫！

美國麻鷹又闖入了老撾，
也同樣打得喪魂落魄。
印度支那不是你的天地，
知趣些就混你的蛋！

春直上村（屬嘉定省）的居民，從白髮蒼蒼的老人，到天真活潑的孩子，都親密地稱那個長得瘦長瘦長的女人叫七姐。在抗法戰爭時期，七姐是千千萬萬拿起武器殺敵衛國的、勇敢的婦女中的一個。村人稱贊地說：「七姐真是好樣的，連男人也很少比得上她！」自從我們的部隊集結北上，美吳分子來到村里殘酷地鎮壓人民以來，每次，在反對敵人白色恐怖的鬥爭中，七姐總是領先帶頭，宣傳鬥爭和發動人民。

9月的一天，鄉親們浩浩蕩蕩地出發到君（邑旁）上去進行鬥爭。許多婦女都參加了。七姐是這次鬥爭的帶頭人。君（邑旁）長命令士兵鎮壓，逮捕了七個婦女，其中也有七姐。敵人剝光她的衣服，讓她們在烈日下受炙曬，幻想削弱她們的鬥爭精神。但是，七個婦女不畏烈日的炙曬，仍然憤怒地控訴美吳集團的罪惡，痛斥敵人的種種暴行。偽君（邑旁）長無計可施，只得把美國顧問和美國狼狗搬來。狼狗一見人就撲上去，又是咬又是撕，七姐被咬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美國顧問和惡棍們却端坐在那里「欣賞」，惡狠狠地咧（口旁）開大嘴狂笑。

第二天，君（邑旁）里的同胞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求敵人立即釋放無辜的被捕者。在群眾的壓力下，偽君（邑旁）長被迫釋放了六個人，唯獨留下七姐不放。偽君（邑旁）長還親自到監牢去，傳令惡棍們說：

「這個娘兒們是這一地區「越共」的負責人，務必想盡一切辦法，逼她供出組織關係！」

敵人不分晝夜地拷打她。一個兇惡成性的特務負責刑訊七姐。但是盡管這個惡魔怎樣拷打，只聽見七姐怒罵的聲音，沒有從她嘴里吐



露出一個字來。敵人的陰謀失敗了，他們還是不死心，又押着七姐回家，逼全家人坐在一起看他們審問。他們剝光七姐的衣服，把她吊在屋樑上，派人輪番拷打。在七姐遍體鱗傷的身上現在又橫七豎八地添上了無數新傷，體無完膚，鮮血染紅了庭院。七姐全家人都泣不成聲，淚如泉湧。七姐咬緊牙關，瞪圓眼睛，望着每一個親人，好像鼓勵他們：「在敵人面前可要堅強啊！」惡棍們又把她按在水池里，灌滿了水，拉上岸來，用皮鞋踩

她的肚子，使水從她的嘴里、鼻子里噴出來。遭到這樣三番五次的刑訊，七姐死去活來許多次，但她還是沒有開口說出半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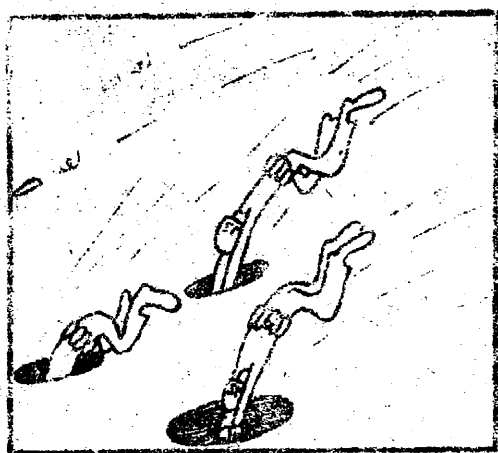
下午，敵人把七姐帶回君（邑旁）里，仍舊讓她赤裸裸着身子，企圖在大庭廣眾面前羞辱她。七姐指着渾身的傷痕，在鄉親們面前嚴厲控訴敵人的野蠻罪行。惡棍們驚慌失措，只得急忙給她穿上衣服。在監牢里，敵人又繼續拷打她、審訊她，七姐始終堅強不屈。惡棍們把竹簽從她的十個手指尖刺進去，天天來逼供，問不出什麼，就用木棍把竹簽刺進去一些。七姐的十個手指腫得老粗，疼得鑽心。第六天，敵人又來訊問，七姐不等敵人開口，合起手就往牆上猛力一撞，憤怒地對敵人說：

「這就是我的回答！」美吳集團用盡一切酷刑，到底無法使七姐屈服，最后只得把她秘密殺害。七姐雖然犧牲了，但是她那英勇不屈的精神却永遠活在越南人民的心里。

掃蕩



衝鋒



增援



可錄 (一)

以下爲馬來亞勞工黨柔佛州分部工委會就第九屆全柔代表大會事件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卅日致函五支部原文

PARTAI BURUH MALAYA

馬來亞  勞工黨

மலையா தொழிற் கட்சி
LABOUR PARTY OF MALAYA.

支部，

主席及秘書同志：

逕啓者：黨州分部第九屆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曾對 貴支部代表于今年七月廿四日本州常年代表大會上“退席抗議”一事進行討論。會議一致通過致函于所有“退席抗議”代表的支部，表示我們全體工作委員會的集體意見如下：

我們認爲：不論是在任何一個政黨或團體內，不同意見的矛盾的出現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並非不正常的現象。任何黨員也完全擁有表達他們對各種問題的看法的權力，但必須遵照黨的組織原則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兩種以上的意見在經過討論后，如果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當然需要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去解決，也就是通過舉手或投票表決。不被通過的意見可以要求記錄在案。這是通過黨內民主解決內部分歧的方式。

然而，令人遺憾的， 貴支部代表于今年七月廿四日在州代表大會上，爲了不滿意秘書報告書的最后一部份，而在經過全體代表討論后，主席宣佈付諸表決時，竟然開我黨從來未有的先例，採取“退席抗議”的方式；把黨內分歧擴大到敵我分歧的位置上，把對付敵人的方法用于對付自己的黨。

在 貴支部代表“退席抗議”之時，曾當眾宣佈退席是爲了抗議“秘書報告書”的付諸表決。然而，當大會議程進入另一條，選舉州分部新職員時，貴支部代表亦未回返席位上來，且就此離開會場而去。

貴支部代表如此行動，已濫用了黨內民主，違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藐視黨紀律，藐視黨組織、藐視本州最高權力機構的州常年代表大會。

這樣不幸的事件，竟然發生在我們這個信仰社會主義、有組織、有紀律的黨，在黨史上留下了一個污點，實在令人感到無比痛心和非常遺憾！

不幸的事件雖然發生，但，爲了黨內的大團結，爲了黨組織不致公開分裂，爲了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爲了執行民族民主運動和反帝、反殖、反大馬的偉大任務，我們衷心地希望 貴支部的代表，檢討當天的行動，保證在今后不再重犯這種錯誤，重新地團結在一起，對付我們的共同敵人，完成黨在現階段偉大的鬥爭任務！

此 致

團結敬禮！



馬來亞勞工黨柔佛州分部工委會

州分部秘書

一九六六年八月卅日

☆ 附 錄 (二)

以下爲馬來亞勞工黨柔佛州分部工委會針對三支部（振林山、士古來、五間店）出版黨訊事宜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致函三支部原文
（註：三支部的答覆將於下期發表）

PARTAI BURUH MALAYA

馬來亞 勞工黨

மலாயா தொழிற் கட்சி
LABOUR PARTY OF MALAYA

振林山
五間店 支部
士古來

親愛的主席、祕書以及執委同志：

我謹奉分部工委會之指令，特此具函通知
貴支部有關下列事項，並祈請慎重考慮之：

『本州分部八月廿八日于麻坡支部召開特別緊急工委會，討論振林山、五間店以及士古來三支部聯合籌備出版黨訊事宜。全體與會同志一致認爲該三支部的是種措施，只能帶來黨組織的嚴重分裂，是對黨內團結的一項嚴重挑戰，必須立即加以制止。全體與會同志一致懇切祈望有關的支部應瞭解本州黨訊已由分部統一出版，並應嚴格遵守此項決定。必須以加強內部團結爲前提，立即停止是項錯誤措舉。』

『全體與會同志一致呼吁本州屬下所有支部及個別同志，堅決拒絕在經濟上或人力上支援這項對黨具有嚴重破壞性的挑戰行動。』

謹此通告，敬祈知照。



柔佛州分部工委會 啓

（劉元華）
分部祕書

副本寄交：

- ①黨中央祕書處；
- ②本州分部全體工委及各部門職員；
- ③本州各行政區主席、祕書及全體委員；
- ④本州各支部主席、祕書及全體執委。